田間文集

田間文集序

蜀唐　甄撰

出於險終於窮不喪所守而能成其學吾罕見其人飲光先生有焉在昔南京嗣位閹孽縱作猛獸出檻將肆堅人先生亡匿吳中旦夕不保清側之兵突與鉤黨之捕乃緩已而南京潰遯之福州又之桂林周旋五載天之所廢不可復支於是兇緇問行歸老江村其志良苦矣嗟乎以先生之才顯名數十年交游徧京省公卿折節士林翕從孰不樂爲之先後者惟時徵召之命徧於巖穴而先生晦迹遠引能令當世爲賢者嘗不之及可

謂善藏其用者矣先生通六藝尤長於易與詩進退百
家尤好屈莊之書自甲申以來遭大變蒙大難竄鄉
能善其用不瑕不害以至於老益以易制行貞而不至
於固以詩用情和而不至於流又能以濠上之懷濟澤
畔之志與之處者無貴賤方圓莫不敬而愛之以是善
全其身而免於難其得於學者然也先生註二經二子
成負書至吳郡弁手次其文曰田間文集凡三十卷詩
別編焉諸公助之雕版畢成余讀其文而論之曰文不
可以偽為也不學而強為之者偽也優偶衣冠雖似非
真騈拇枝指雖真不正言不已出而塗飾之者譬則優

偶也言出於己而雜亂無章者譬則駢枝也若是者皆不學之過也我之所謂學者法乎自然色象天成非如雕刻丹青模而可就今世之所謂學者誤矣多誦廣記博誇肆辨附綴多端自謂雄文葢世而不知其犯吾二譬也先生遭變革行患難立身之善處世之宜自少至老所歷多矣易言精潔詩言典雅屈言憯惻莊言高蕩所陶習者深矣其爲人如彼其所學如此皆本性達情無所循其文飾故其爲文如泉之流清瑩可鑑甘潔可飲縈紆不滯以達於江海使讀之者目明而心開吾甚樂覩而亟有取焉葢有是人乃有是學有是學乃有是

文亥豈可以強作乎

田間文集目錄

桐城錢澄之飲光氏著

第二十卷

題跋　書後

第二十一卷

傳

第二十二卷

墓誌銘

第二十三卷

墓誌銘　墓碑誌　壙銘

第二十四卷

墓表

第三十卷

田間文集目錄

田間文集卷第一

論

伯夷論

太史公爲伯夷列傳於首陽餓死一事反復致慨若深悲其遇者而以孔子求仁無怨之語爲疑遇殆以夷齊深於怨者也夫遷亦知仁爲何物乎不知仁安知夷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夫夷齊以讓國而逃以恥食周粟而死孔子之仁夷齊正以其逃而至於死也而遷即以一死疑其怨夫遷以夷齊之怨爲殷耶周耶夷齊本世受國恩旣已

避紂而歸西伯其不足於殷紂久矣至於首陽之死則知有殷而不知有周知有君而不知爲紂使知爲紂而死之則猶有不得已而死之心謂之怨可也孔子曰不念舊惡怨蓋已忘乎紂之爲紂矣嗚呼方夷齊之逃也誰爲迫之其餓而死也又誰爲驅之而若有不得不逃不得不死者其中必有迫之切而驅之至者此卽仁之爲也今夫怨之生也由有求而不得遂則怨夷齊之死夷齊自求之也豈惟求死於首陽之日當扣馬而諫之時其所以求之極矣方左右欲兵之而太公以爲義士扶而去之甚矣太公之知夷齊不如左右也迫至求左右

之兵而不得始轉求於首陽之餓則事亦愈難而節亦愈苦矣西山之詩猶之扣馬之語凡以自明其不得不死之心且以存天下萬世不得不死之心也而遷以爲怨謬矣遷以夷齊之餓死爲天道之無憑而因以顏回之屢空夭死盜跖之肝人壽終皆致疑於天之報施善人爲不足信如遷所見則將以孔光之生賢於龔勝之死華歆之達賢於管寧之窮朱留李之覥顏賢於文謝之殉節矣此數君子者其幽囚死辱皆百計以求久而後得之也亦可以爲有怨而歸過於天耶遷惡身名而不知節義故史記極稱季布而不爲鄭君立傳季布爲

楚將數窘高帝帝購之急布俠士何難一死以報楚至
髡鉗爲奴卒用朱家謀因滕公謝上受漢官顯名於漢
是不可以已乎鄭君亦嘗一爲籍將籍死高帝令諸故
項氏臣悉名籍惟鄭君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
而逐鄭君如遷所論則季布之顯名賢於鄭君之放逐
矣遷求夷齊之死而不得其故乃引賈生之言曰貪夫
殉財烈士殉名則似以夷齊之死爲求名者而曰伯夷
叔齊得夫子而名益彰遷所知者名而已彼烏知有仁
而可與論夷齊之士哉

管仲王佐才也而其時不得不出於霸孔子於春秋二百四十年間獨心折仲其贊仲功至矣而忽有器小之論譏者遂謂聖人以霸佐小之夫聖人而欲仲輔其君以成王業也將誰輔乎若輔齊桓以王是遂無周矣若輔周周是時其勢尚不能比於列國而欲因之興禮樂教化以息諸侯之侵并哉其強梁之志而上奉一王之尊仲能之乎亡論仲卽孔子能之乎仲知山東之國齊爲大列國之君桓公爲賢桓公可霸也欲匡周室討惟有藉齊霸齊而後周之統以尊周統尊而後周之王業或可以漸興乎易曰變通者趨時者也仲可謂知時達

變乃心王室者矣當桓公未稱霸之先天王至於求車求金貧弱已極繻葛之戰鄭伯射王中肩此用何等將也自仲猶桓公以禮尊王毋敢隕越而天下君臣之義以明迨至晉文公有大勳於周一請隧而襄王能引先王之典禮以拒之君臣之分凜然終五霸之世天下共戴周爲共主誰之功耶吾故曰使仲在周初畢散之列也於宣王中興亦方召之亞也使畢散方召當仲之世其功亦不過與仲等也而曰仲非王佐之才豈信論乎夫仲之事豈惟孔子所不譏使孔子得志亦將爲仲之所爲能霸而不能王也何以知之觀聖人周游列國皇

皇求仕而未嘗求仕於周知天下之勢在列國而不在周也其意亦欲得列國之政行管子之事以中興周室故不覺發歎於佛肸之召而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葢未嘗一日忘周也史記稱孔子相魯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齊必霸此見當時諸侯之從服固在霸矣然使孔子遭管仲之時得管仲之君其所就必有大過於仲者以桓公之威令諸侯之秉承聖人因時乘勢使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爲之霸主者一切奉行天子之賞罰如周公召公分陝而治庶乎文武方策之政不難再舉決不以周之不足有爲但一尊之而已也仲葢

以周本不足有爲陵夷如此而吾能尊之吾事止矣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蓋深惜其止也至於孟子之世周益微諸侯益大宗周之事又不可行矣齊威王一朝周周人責以禮遂勃然怒叱之曰汝母婢也以爲天下笑當斯時而欲如桓公率諸侯以朝天子亦猶當管仲之時而欲輔周室以興王業其不可一也是故霸之事不可行於戰國也戰國之圖霸者徒思廣土地以殺人民耳孟子以救民爲心必先黜霸黜霸則不得不首黜管仲而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然至於稱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載書歷然則管子之功亦正不可誣矣

說者謂孟子不知有周歷說齊梁以王然觀孟子之陳王政皆以文王爲師曾不以改命之事望諸齊梁則猶未忍絶周也使在孔子之世目擊周事必以孔子之心爲心豈眞以管仲爲不足道哉

管仲論二

自管仲相桓公合諸侯尊周室訖春秋之世霸主迭與諸侯朝王王亦能引先王故事以責諸侯之禮當是時天下始知有周羣奉爲共主皆自桓公倡之管仲之功也而子貢輩區區以不死子糾之節責之何其固哉聖人亟稱其功而略其節以死節事關一身而不死所係

者在天下也他日又曰管仲之器小哉葢以聖人視之而仲器爲小葢深惜之也夫仲之功雖大而其治純任智術其得諸侯也一以術籠之而未嘗以道也是故其心甚勞事甚繁經營十數年而後能得志於天下若聖人相魯三月而魯大治畧不見其施爲之迹至於男女異路道不拾遺而三家拱手以聽其所爲此其潛移默化之妙神明不測非大聖以下之所可窺豈仲之所及哉吾觀周之盛時太史采風諸侯述職皆陳詩於王以觀其政之得失而行賞罰焉自王迹熄而采風廢而春秋時列國聲詩猶籍於王府而傳諸四國士大夫皆能

賦之豈非自仲尊王以後其脩侯職而陳詩之典猶不
廢乎而不能使賞罰之權操之天子是有其尊之之名
而無其尊之之實也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
出則賞罰其大端也設使聖人相魯有仲之得君之專
任事之久諸侯懷德畏威因而佐魯君以諸侯朝王禮
樂征伐之出自天子也必矣於何知之於相魯知之魯
之有三家不墮於王室之有諸侯其不聽命也久矣一
旦欲強公室弱三家而墮三都三家皆聽墮焉其不墮
者天也以服三家者服諸侯何難舉先王巡狩述職之
典使天子得行其賞罰乎而仲不能亦仲之器不足以

辨此謂之器小惟聖人爲能小之也仲之器祇能借尊周以霸齊而聖人則實能用魯以興周也議者謂桓公多內寵仲不能諫有豎刁諸侫仲不能除身死之後公歿齊國大亂以爲仲過嗚呼此仲之任智術之過也仲之志在得齊以有爲則必得君之專而後能爲其所欲爲故一切聽之而謂皆不足以害霸亦欲及其身以成其志耳至於身後之成敗古豪傑之士固不計也武侯死黃皓用而後主降魏王猛死苻堅聽而苻堅亡國豈足以是病亮與猛哉嗟乎武侯之興漢管仲之興周皆爲之於無可爲之日雖用不同而其志則一也

申包胥論

春秋時齊桓公存三亡國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天下稱義焉衛人木桃之詩所以謳也至於吳之入楚楚且亡矣秦哀公以兵車五百乘救之破吳復楚楚後益昌與存亡者何異而楚未聞有以報秦秦亦不聞責報於楚後世未嘗以哀公與桓公並稱何也余嘗攷而論之桓公之遷邢封衛桓公之義也彼蓋以義糾而服諸侯也秦之救楚非秦義也秦固感於包胥之義而起者也楚昭王母秦女也王于哀公甥也昭王奔隨吳師從之命在旦夕乃使胥乞師於秦其亦恃秦楚有舅甥之誼乎

楚包胥致命秦伯使人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楚請何急秦應何緩秦之不念其所出也可知矣包胥知秦伯之無意於楚也楚之勢必亡也立依於庭牆而哭之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當是時胥志在必死而已七日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然則秦師之出非爲楚也爲胥也吳師新勝其氣方銳秦子蒲子虎一戰而挫之豈秦帥勇哉胥義以鼓之勇也五百乘兵之用命胥義以激之用命也皆爲胥也秦庭一哭而使秦之君臣將士毅然與之同仇不自知其憤而懷義之感人如此哉豈惟秦師卽楚之敗軍

之將如子西子期者收合餘燼以致死於吳而士卒之氣亦以再振皆胥有以振之也是故楚之復直胥一人復之而已雖然秦之義何可蔑也夫以義感人與爲義所感而與於義者其義一也且包胥之初請於秦也曰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卽昭王之命胥應如是矣當其時楚國已亡其地皆吳土也吳師旣去秦據楚而有之以號召於南國曰吾取之於吳非取之於楚也豈曰無辭而況包胥之前言猶在耳乎而秦不爲也楚王復國秦師遂歸割地輸幣之說曾不與講然則非獨包胥義也

秦亦義焉後世若南霽雲之乞師於賀蘭進明其義豈減包胥哉而卒不能激之以救睢陽至於劉璋迎劉備以擊張魯未與魯戰而先滅成都古今之不義未有甚於備者若秦之不利人國不望人報以義興師何必遜於齊桓哉嗚呼世之請兵報仇而能復其國者蓋亦鮮矣後代惟唐肅宗借兵於回紇克復兩都用以中興由今論之回紇亦可謂義矣

藺相如論

藺相如勇士也其氣可奪三軍之衆而凌萬乘之主以死殉節不辱君命者也若謂有功於國家吾不信矣王

弇州氏謂相如完璧事甚危足以禍趙而極稱其澠池之功謬矣夫趙以璧予秦秦弗予趙城曲在秦相如完璧歸趙卽相如危趙非危也使秦更遣使責璧於趙而趙有詞矣曰趙之璧天下所共寶也秦以十五城易趙璧天下所共聞也趙畏秦之威不敢愛璧敬獻之秦謂秦之必不欺趙也今璧已入秦秦城不出是秦自失其信使臣寧死不辱君命故以璧歸若秦必欲璧則願先得十五城而後奉璧秦王雖主其不以璧故負不直之聲敵諸侯之怒而堅其合從之約明矣至於澠池之會何爲者耶秦連歲攻趙其於趙非有兄弟之好而仇讐

也苟可以得志於趙何所不至耳且欲與趙王會於西河之外當是時秦趙不相及非如項羽之力足以破殺沛公不得不至鴻門自解於羽也又非若郭子儀之素有恩信於回紇一旦出其不意免冑造藥葛羅營而與之定盟而返也彼皆於不得已之時而出此急計耳今秦王欲會趙王不欲行趙何難辭諸秦秦亦無以加於趙而頗相如計曰不行示之以弱且怯也語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虎欲齧人而人避之亦可嫌人弱耶夫不肯示弱與怯此頗與相如臣子之所當自盟者也而欲以是效諸君使之輕於一擲乎頗送王至境與王決請

立後以絶秦望是頗與相如亦共知此行之難危矣然
使其君無故而屢至危守者以之建功從者以之顯節
謀國者固如是耶頗爲此語亦欲以壯相如之氣使不
見奪於秦之要劫而相如亦恃頗語以毋所顧惜而氣
益壯於是秦王請趙王鼓瑟相如亦請秦王擊缶不肯
則欲以頸血爭之夫相如則壯矣彼視其君不猶之腐
鼠哉晉平公與齊景公投壺穆子曰寡君中此爲諸侯
師景公曰寡人中此與君代興齊未嘗敢與晉抗也而
晉臣猶曰齊弱晉矣不可不示之以威而況虎狼之秦
哉夫秦趙之不敵久矣即使爲敵晉楚之盟趙武且讓

楚再先於晉春秋不以晉爲弱秦趙之會趙卽不讓秦天下亦豈以趙爲强於秦秦亦豈遂不加兵於趙哉以秦爲可信也相如之從趙王則當如孔子相魯侯夾谷之會以禮折齊之非禮可也固不必用壯矣以秦爲不可信也則澠池之會是亦不可以已乎相如之用壯其志在捐軀耳獨不爲君計哉使秦左右果刃相如豈共一叱之所能止吾不知其置趙王於何所也是故秦昭王之能容相如與齊桓公之容曹沫其度量皆足以霸其難在兩君不在相如與沫也且壯豈可以數用哉方相如於秦庭持璧睨柱頭且與璧俱碎彼知秦王之貪

愛璧也愛璧則不得急相如令秦王豈有愛於趙王哉而復蹈擊柱之故智誤矣且相如之以死爭璧也必使人先歸璧於趙而後請死今趙王猶在坐也而以一死激秦怒是相如重趙王不如其重璧也秦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相如亦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此猶市井小兒之爭口語必求勝一語爲能耳何所取哉何所取哉

田光侯嬴論

古人以身許人未嘗輕用其死必以死濟其人之事事不濟則死之未有如侯生田光之謀甫定而身先死者

既非以死濟事又非因事不濟而死吾嘗論之蓋有不得不死者光之死史稱其自殺以激荆軻光亦自謂以死明不言夫軻已許太子矣惡用激之太子之謀賓客皆知之不泄光豈不足自信而必以死明之乎或曰太子遣刺客入秦客未有能往而復返者光舉軻自代是舉之代其死也故先以一死償軻以明己之非愛其死於太子耳侯嬴爲信陵君畫計竊虎符奪晉鄙軍以救趙計定度公子至軍卽自刎以死或曰嬴竊符殺鄙之謀卽公子行後事且發公子且不忍鄙之死而忍嬴之死乎故嬴先死以絕公子之顧念或曰晉鄙嚄唶宿將

魏國賴之嬴以朱亥隨公子往擊鄙也公子為之泣示
盜傷鄙之死矣嬴曰臣度公子至鄙軍之日北向自剄
以送公子是鄙死之日即嬴死之期也嬴豈償鄙死哉
蓋以死償公子之泣耳二者之說皆近似之而非也夫
光與嬴皆所謂義士也義士與策士不同策士期於成
人之事義士期於成人之志成人之事者必圖其有利
而無害成人之志者雖害百而利一猶將圖之蓋不如
是不足以成其志也至於志已成而害隨之則為其計
者固非一死不足以謝之矣若太子丹之刺秦魏公子
之救趙此皆天下之至危而光與嬴為之計皆一往而

無復從圖者也夫丹以不忍秦王之小忿而欲遣刺客以快其私怨豈爲國家計哉然其志決矣光豈不知軻之入秦適以速禍然所欲成者太子之志而已魏公子不顧其國而欲救趙以取信於趙勝旣不能得諸魏王而欲與賓客赴秦軍與趙俱死此其志不救不已贏以爲非竊兵符殺晉鄙而奪其軍必不能救趙然使公子以救趙之故而至於竊王之符奪王之軍殺王之宿將以樹怨於強秦則不謂之負魏不可公子卻秦存趙之後其不能自歸於魏也明矣贏固知之而欲成公子之志計無有出於此者夫以光之計遣軻入秦而速燕之

滅王之擄太子之誅以嬴之計竊符奪軍而使公子冒負國之名蹈出亡之禍於兩君之志得矣於其國家何於其父兄何此二人者所爲以計成其志而卽以死謝其父兄國家也光死於荊軻入宮之初嬴死於晉鄙頭命之日蓋以軻一喏鄙一死而兩君之志成矣志以成則所以謝其父兄國家者固不容緩吾故曰兩人有不得不死者也

陳涉論

太史公列陳涉爲世家在漢功臣之前徒以其首發難耳而不立論但云陳涉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

亡秦由涉首事也涉之爲涉盡此數語耳至其討暴君豈無一足取者獨是起事之功皆由吳廣事既成而廣乃推勝爲主豈勝亦有過人者耶抑如陳嬰母懼爲世所指名故以讓勝耶夫勝自起蘄至陳相去不數百里遂自立爲王此豈有大志者哉勝蓋鄉里小人也纔得一城人爭奉之爲主生平鴻鵠之志於此足矣且起兵以來未嘗見強秦一將即稱王亦草澤旦夕稱號耳而乃以宮殿帷帳誇其故人傭耕者其與傭耕者叩宮遮道之見相去幾何哉雖然勝之王不足異彼其時不王不足以監諸將三老豪傑之言是矣所可異者既王之

後曾不出陳郭門一步但遣將四出而已儼然淡居享王者之奉此以知其決無成耳古今剏業中興之主皆身經百戰冒矢石蹈死亡未有不躬履行間而能坐議廟堂以成功者也高帝不已王漢乎其與項羽決戰瀕於死者數矣及至羽滅天下已定帝貴爲天子而且擊臧荼利幾韓王信及陳豨黥布猶必親自將兵不以委之諸將卒爲布兵流矢所中病以死彼豈好戰而樂危哉誠不如是不足以定天下也天下草創之初其帝王名位皆一將權相推奉凡欲爲其所爲者甚衆乃拱手而假人以兵保其無異志哉即無異志而已泰然而享

其成其何以責人之爲我效死也而況於勝其才智遠出諸將下又相秦未久乃欲居中御外出號令行賞罰使一時之豪傑爭爲己用豈不愚哉是故勝所遣出之將不自立爲王即互相誅滅未聞有始終遵勝令者其勢然也設使勝能聽張耳陳餘計遣人立六國後自樹黨援六國必德勝推勝爲盟主使六國自戰其地爲秦敵者衆勝雖據陳不出猶可假名號數年以待眞主不至於王六月而遂滅也然勝猜忌其不肯立六國後張耳見之早矣周市既定魏請立魏咎爲王使者五反始遣之國吾不知勝何心也勝豈惟不欲立六國後武臣

羽竟殺成子房復何望哉子房知六國之不可以再興而韓仇不可以不報也初韓滅於秦則志在報韓之仇故從諸侯以亡秦及成誅於羽又志在報成之仇故欲從漢以滅羽爲漢計不忠則羽不滅羽不滅則成之仇不報即謂子房始終爲韓報仇可也

淮陰侯論

傷哉淮陰侯信之見誅於呂后也高帝實無誅信意蓋帝知信之必不反也非其不反不能反也信之爲人自治兵以外至於治生涉世無一所能惟得兵而用之遂如蛟龍之得雲雨騰驤變化不可復制故信之感恩死

心於帝惟帝能假之兵柄以任其所爲使得畢展其能
也其謝羽曰漢王授我上將印予我數萬衆以信生平
之大顯漢王一朝而滿之此其所以始終不肯倍漢也
惟帝知之又能駕馭之故旣予之兵而時輒奪其兵不
欲其多也尤不欲其用之久也久則兵精兵精而多雖
帝亦無以制之矣方信南下魏破代帝輒使人收其精
兵詣滎陽迨與張耳破趙之後信兵益振乃自稱使者
晨馳入趙壁卽其臥內奪兩人軍而使信另收兵擊齊
信旣已王齊會兵破楚天下已定帝卽乘其特襲奪信
軍而徙封於楚帝之所以防信者至矣防其有兵也信

之語帝曰臣多多益善郎帝亦自知其不如信也夫信去齊而楚不過一分封之國耳非如齊之實爲信之所自有也其士大夫皆信素所撫循而將卒吏民受其節制久矣齊知有信不知有漢也帝以楚易齊固已制信於股掌之上矣而陳平猶曰天下精兵莫如楚楚兵雖精非信素有固不能用之如齊兵之臂指使也然鍾離昧實在信所昧將吏部曲存者尚多楚之豪傑皆昧所習知信怨與昧發兵以反亦其勢也故昧曰漢不擊攻楚以昧在公所耳而信實無反心聞帝爲雲夢之遊逆斬昧謁帝以自明其不反帝械信至雒陽赦爲淮陰侯

當是時帝真赦之矣知其無能爲也信去國去兵不過匹夫耳其在長安猶之向之淮陰市一餓夫也蓋帝至是無復防信之心矣故與信從容論諸將能否信直自伐其長無所避忌惟信亦知帝之諒其無能爲也而云與陳豨謀反冤矣夫豨與信非有平生之交又其才豈能出諸將上信視諸將如奴隸而乃獨倚豨成事乎且云豨舉兵吾從中起乃謀夜詐詔赦諸官徒奴爲兵此其道至危而事涉於兒戲愚者不爲而謂信爲之乎夫信雖好用奇兵而計必出於萬全觀其出井陘時必使人間視趙知趙不用廣武君計乃引兵遂下此豈肯僥

侍於萬一者而以此蜚語坐信反狀冤哉帝見信己死且喜且憐之益淡憐其寃也或曰帝在則信不反帝百歲後后與太子能制其不反乎夫帝即百歲後信亦不能反也人臣之謀反者非外有重兵即內有黨援信恃功傲忽與朝中無一與信者卽以滕公之救其死未聞如張蒼之報德王陵也以蕭相國之薦賢未聞如陳平之歸功魏無知也又何論絳灌樊曾輩哉信一孤豚耳使后不殺信高帝既忍信有悒悒失志以死耳惡能為哉惡能為哉

田間文集卷第二

論

平勃論

吾嘗怪陳平周勃其始阿呂后意以王諸呂後雖有定亂之功而漢幾危使當其時能與王陵合詞面折庭爭則產祿不王呂氏禍亦未如此其烈也已讀呂后紀乃知產祿之禍不在王而在使居南北軍入宮用事耳當惠帝崩太后哭泣不下張辟彊謂丞相請拜呂產呂祿爲將將兵居南北軍丞相然其計呂氏權由此起丞相者誰陵也陵既以兵柄授產祿而乃欲禁其不王甚矣

陵之愚也夫產祿之所喜者喜於得王而漢大臣之所畏者畏其爲將彼既居吾所畏吾復禁其所喜禍必自此始矣平勃知其勢不能禁不如因而從之平爲相與勃交驩呂嬃讒不能入后之所以德平者可知且平勃知將兵之禍大於封王當平勃聽產祿爲王陵爭之陵請產祿主兵乎勃獨不能爭乎平勃知產祿皆庸才雖主兵固無能爲所憚者后也覩后之臨歿所誡產祿數語固知后之權略足以制諸大臣亦未嘗一日不防諸大臣也后知產祿非諸大臣敵也王呂氏非諸大臣意也計必誅諸大臣以安呂氏而平勃事事迎合欲將則

將欲王則王雖后內疑之亦無由以發難及至永訣之
時乃授產祿方略曰必據兵衛宮毋爲人所制后至是
情亦迫矣而詎意產祿之不能聽也當齊兵西向時彼
產祿者一爲相國主重兵於內一佩上將印悉天下之
兵東迎擊齊雖不能勝齊猶足以自固而乃以兵屬潁
陰侯將之使留屯滎陽與齊連和呂氏之大勢於此去
矣且呂祿本不知兵志在王而不在將酈寄知之久矣
寄計雖爲諸呂所阻乃紿之出與游獵祿爲大將而輕
去其軍祿豈知軍事者哉無怪呂須之遇之而怒也祿
一去軍太尉即已矯詔入矣然是時印猶在祿所也太

尉入軍即行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袒之尚右也舊矣王孫賈於市中曰欲與我誅淖齒者袒右陳涉起大澤亦袒右稱大楚乃勃故謬其旨右呂而左劉示諸軍以不可測而軍皆從左則知軍心之向漢也必矣軍心即將印也祿雖不解印勃固已得而將之也知北軍之心即以知南軍之心不必入南軍而產祿之命已制於太尉之手矣而產乃思呂后衛宮之語求入未央宮爲亂不已晚乎夫產旣失軍即入宮亦不能爲亂不過劫少主以令諸大臣鬬且久活計耳而賈壽之謀朱虛侯業已先之吾固知產祿雖主兵實無能爲漢患也

設使平勃不順呂后之旨使后內懷猜怒陰以討除大臣後有用事者皆呂氏黨以產祿之權而信用其黨漢之爲漢尚忍言哉唐武氏事其左證也吾故曰平勃之安劉其機固在於聽呂后之王產祿也

灌夫論

太史公序魏其灌夫兩人相爲引重相得甚歡而夫使酒用氣卒以陷禍其始皆由於兩人之失勢相倚嗚呼勢之不可以已也莊子曰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況失勢乎夫魏其武安所好者交遊賓客也而賓客皆以勢交見失勢而去此兩人所以極不

甘耳然魏其失勢倚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因藉夫之謾罵以發攄其不平之氣而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何居哉彼魏其默默不得志屏居謝客獨與夫游魏其僅夫夫亦空僅魏其兩人者亦足以豪矣而乃欲博名於列侯宗室間甚矣夫胷中之不能忘勢也迨籍福爲武安請田於魏其魏其望曰老僕雖廢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此失勢傷心之語夫豈能閒空其勃然發憤而罵籍福也夫以魏其之失勢武安至欲奪其田魏其怨之已又罵之則武安者亦可以謝絕矣豈可因籍福不肯幸武安之未知而重與之

作合乎迨聞武安欲過魏其則驚喜若出意外而惟恐其不至以爲魏其之辱其視武安之一過止何寵也田蚡貪人也蚡自以有功於魏其故欲得城南田而未知其不肯則蚡之過魏其與魏其交驩焉知其不猶欲得田也而夫以爲寵謬矣以蚡之驕倨至不欲與兄相向坐豈有夫哉而夫乃責之禮以語侵之則何初之重視武安之一過而後乃易之也而況蚡乃更聞前日之口語哉蚡欲案夫罪而夫亦持武安陰事用賓客居間俱解夫於是殆危矣以田蚡之勢請田而夫罵止之柰夫罪而爲夫所持是夫再勝而蚡再負也蚡受淮南王金

許立太子此何等事而爲人所持豈賓客居間者之可
以解而已乎蚡之必欲殺夫不待智者而知之也一而魏
其猶強夫同過武安何其疎哉當灌夫被酒[illegible]坐時無
所顧忌豈亦以淮南之事足以始終持蚡雖罵固無如
我何且以欲見氣於諸賓客也縱夫無此心蚡疑夫之
意必出於此矣故曰吾驕灌夫謂以前事驕之也即時
繫夫而捕其宗黨又多爲耳目使不得言武安陰事蚡
蓋計之早矣魏其與武安辨於東朝廷即韓安國鄭當
時皆持兩端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其理在魏其其勢
在武安也舉朝中不畏勢者獨有汲黯一人耳而魏其

竟爲夫死嗚呼兩人之禍由於旣失勢而復不肯忘勢之爲害至此豈不悲哉

袁盎鼂錯論

盎與錯皆忠於謀國者也削諸侯以尊漢室賈生所謂久安長治之計也其議始之於盎而成之於錯使兩人者和衷協謀以其成大計則皆漢社稷臣而奈何以私怨相陷至於死也太史公言錯擅權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其云報私讎者言吳楚反時錯欲借吳事以害盎也盎因請間言事卒誅錯以自免是其難端自錯發之也故罪錯而不罪盎以吾觀盎

錯相陷之事錯一疏懇無術者耳豈盎敵哉夫削地之說自盎論淮南王發之議發自盎盎安得與錯爲異同也而盎又爲吳相素知其欲反用兄子種計得免豈待削地時始有反謀哉當吳楚反時舉朝無有與錯者其意見稍同計獨有一盎耳錯於此時宜急引盎爲助盡蠲私忿共濟國事可也上言袁盎昔爲吳相數勸王毋反且深習吳事盎與臣素不相能臣不敢以私廢公請得自謝於盎以共謀吳盎固俠士豈不釋然於錯而必欲撓錯之計者哉不知出此而乃謂長史曰袁盎多受吳金錢知吳計謀宜請治盎當是時錯方用事以此殺

盎不難盎怖死焉得不急因竇嬰請召見以謀錯也夫錯業有謀盎之心獨不防盎之謀己乎旣不能用盎使其聞盎之對謂吳不足憂明知其迎合上意固將有進討也卽面攻盎曰臣本知吳不足憂但盎受吳金爲吳間漢其言不足信上卽不誅盎亦足以制盎之間錯之口矣而奈何賛於上曰盎策之善益自七國舉兵以來言者爭張吳楚之勢帝心已內怵錯恐見疑故欲借盎之一言以堅帝之信己而忘己之初欲殺盎也夫帝所恃者錯耳錯旣爲衆口指謫帝不能無疑聞有更能謀吳者卽傾心向之矣而錯復善盎之對使取信於帝卽

帝亦以盎之計必有過於錯者也焉得不信盎乎夫盎與錯敵也兩敵相持鋒刃之際非彼即己間不容髮如錯者是自舍其兵以授人而使戕之也寧待趨避東廂時錯始定知恨耶夫吳楚之反當削諸侯時錯言之早矣曰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急其禍小不削反遲其禍大帝豈忘之乎即盎豈不知反者借錯爲名斬錯必不足以解兵盎此時計且斬錯以紓目前之死耳至於策之不效上吳日悔錯之誅而治盎之罪皆非所暇計也迨吳楚破後上不以誅錯爲盎罪漢之失刑盎之倖矣設使錯初無謀盎之心盎何以至此旣已謀之而又

不爲之備宜其死也

魏相論

史稱魏相明易經有師法而相在當時不以善易名吾觀其佐宣帝中興未嘗緣飾經術謂古今異制獨好觀漢家故事及便宜章奏皆奏請施行之而漢以大治此其衛時達變似非通於易者不能然吾跡相所爲殆善趨時以就功名者耳不可謂知易也觀其始攻霍氏因許伯上封事去副封而霍氏之謀以聞相由是得柄政夫許氏不亦一外戚哉相由許以進依然假權於外戚忠國者固如是乎相特因之以集吾事耳易所謂遇主

於巷是也其弊遂流爲張禹夫禹以易名家而其用惟精於趨避易教人趨吉避凶若禹者不論吉凶惟知禍福苟可以趨福者無不爲也苟可以避禍者無不至也以至成帝災異之問禹徒以門戶之計陰右王氏遂使成篡國之禍在禹自以爲趨避精矣以是爲易則吉莫吉於徇私之小人而凶莫凶於守道之君子夫易固有福爲吉禍亦吉者貞故也有禍爲凶福亦凶者不貞故也德之合於吉者明哲保身爲吉殺身成仁亦吉也其吉也以貞德之合於凶者亡國覆宗爲凶全軀保妻子亦凶也其凶也以不貞而亦有貞而凶者功名而有震

主之嫌諫爭而有債事之害其心則是其術則非聖人有憂之亦非以得禍為凶也若張禹之為吾見其凶未見其吉也相之請去副封使霍氏陰謀漸萌此自臣子忠愛而必因許伯以請以為伯請而後吾謀適用及至為丞相上疏猶云願陛下與平恩侯及諸臣詳議乃可相達引伯自濟使其說得行耳然漢家尊用外戚遂為戚階幸許氏識厚而相必使之與聞國事則后黨領政之禍自相基之矣相本無他心不過徒濟己一時之謀而陰貽國家後日之禍以易道論之皆不得謂之貞吉也吾嘗謂漢之明易者莫如朱雲雲從白子友受易連

桂五鹿充宗及至上殿請尚方斬馬劍斷佞臣張禹頭若雲者可謂貞矣當是時毋論帝悟留折檻以旌直臣爲吉即使下從比干龍逢遊屬非吉乎善易者因乎時時有潛有亢惟明者不失其貞人徒知時潛而行亢之事之爲凶也而不知時亢而行潛之事之亦凶也雲固貞於亢者也雲一經廢黜遂不復仕進而猶贊蕭太傅不屈以死惟時雲處其潛蕭處其亢耳京房旣以攻石顯斥外而猶欲行考課法請乘傳奏事此亢而失其貞者也故其弟子姚平曰房可爲知道未可爲信道也宏終凶矣然而寧爲房不爲禹房凶乎身禹凶乎國也魏

相善適時務其學雜霸惟朱雲其庶幾為知易乎

光武論

史稱漢高祖微時即豁達有大度光武初起舂陵人皆目以謹厚後遂以此定論二帝馬援謂光武恢廓大度同符高祖自吾論之高祖之豁達霸者之略也光武之恢廓王者之器也高祖外寬內忌故其御下也皆以術光武內外如一故其御下也一以誠高祖自謂取天下在能用三傑耳三傑中惟張子房不將兵常從上軍中又多濟謀遊引辟穀之術不為帝忌至於韓信始以豁達用之求將則將求王則王卒以猜忌制之命以將而

奪其軍封以王而徙其地及信死而後高祖喜可知也蕭何留守關中轉輸佐軍不竭而帝疑之何非從鮑生言使子弟悉詣軍所危矣天下已定誅淮陰黥陳豨而疑猶不釋幸一用邵平計以家財佐軍而上悅再從客言多用田宅以自汚而上悅史兩紀上悅則上之初意不測可知而卒用請上林地爲民田以爲何收民心下廷尉械繫之是其忌何之心未嘗一日忘也何爲帝故人功第一且忌之如是又安論其他哉若光武任人則不然夫寇恂之守河南猶之蕭何之守關中也當時亦有以鮑生言勸恂循何故事自請從軍帝以河內重地

不可無恂固請終不聽馮異在關中人有言異專制關
中百姓歸心有咸陽王者之號帝以章示異且詔曰將
軍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如
帝之開誠布信豈不足以駕馭英雄而必須高祖之術
御耶然高祖任術光武任誠在當時已有不能欺者高
祖之招田横曰横來大者王小者侯横義士有死不辱
耳使横來寧免一死而侯王耶赤眉使劉恭乞降且請
曰盆子一旦將百萬衆來歸將何以待之光武曰待之
以不死耳而赤眉遂降夫高帝詔人以侯王而不至光
武許人以不死而爭降則誠與術之效亦可睹矣夫光

武之豁達過於高帝惟其出之以誠故以謹厚得名世未有豁達而不誠者也若高帝之豁達吾固疑之馬援稱光武開心見誠無所隱伏又動如節度不如高帝無可無不可此可謂巧於優劣高光者矣彼石勒梟雄耳乃謂當北面事高帝與光武並驅中原嗚呼以勒之才性自應俛首高帝彼烏能知光武之所為哉

三國論

世之論三國者皆喜備而惡操而惡權次之此甚非平論也夫世之惡操者指操為奸雄為漢賊其指為漢賊者謂其挾天子而令諸侯也當董卓亂後天下尺寸皆

非漢有操之天下皆取諸強梁之手非取諸漢也操迎天子都許昌奉爲共主存炎灰於既燼本以爲義也而日操挾天子操百戰以取天下未嘗以天子令號召天下而有之也即號召之當時誰奉天子令者操使天子擁虛位不猶愈於天下之棄天子如弁髦乎夫輔天子興漢室之說毋論權所不欲即備亦豈眞有心耶是三人者亦各自欲王耳設使操當日不迎乘輿委天子於羣兇之手漢之亡久矣以垂亡之孱主衣租食稅數十年得係首領以歿操之罪固未可與後世篡逆者同日語也使操不迎而歸諸孫劉此兩雄者能一一請天子

命而奉行惟謹乎一不謹天下必以今之所以罪操者罪兩雄矣即操亦豈不能指兩雄為漢賊而與問罪之師耶吾嘗謂操之迎天子是荀彧諸臣之遒心於漢而實非有利於操也至於殺僇妃后屠滅大臣操罪無可逭要亦相逼使然彼所謂騎虎之勢不得復下蓋實語耳吾恐欲問操罪者當此之際為人所圖亦未肯束手以就死也孫權奸狡操且畏之若夫備世所稱為寬仁忠信者也備之言曰今與吾為水火者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然則備之寬仁忠信特以圖反操而濟事耳豈其本

志哉備不忍負信而取劉琮之荊州何以負義而取劉璋之益州耶且孫權嘗欲取蜀備以大義責之去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吾不知備此日之信安在權謂其猾虜狹詐非虛辭矣操之用詐變詭百出至其取人之國皆師出有名未有因嫌爲寇如備之取璋之負心也卽以兩人始終跡之操之遇備可謂厚矣備屢負操操未嘗負備也吾不知備何以謂操爲詐而謂已爲忠大抵世之喜備者徒以備漢室之裔而惡操者則以天子在操之所使操不挾天子世卽惡之不過與孫權等耳何至罪浮於權哉

武侯論

史稱先主一見孔明於隆中卽定三分鼎足之勢所謂跨有荊益保其巖阻撫戎越而結孫吳卽霸業可成隆中之策盡此數語而已然先主甫已得蜀而荊州失守卒僻處一隅不能自振以至於亡武侯所策亦竟未能副也或者謂劉表新喪曹操軍至新野表子琮迎降武侯勸先主攻琮取荊州不聽以此失計夫操以百戰之師受降而來先主卽攻琮有之度能為操敵乎不能敵操徒負不義之名以取破敗為天下笑固不如去之以為義也又有謂既定蜀後宜增置重兵於荊州為羽援

不安獨任羽致爲吳所圖按史孫權聞先主已得益州即遣呂蒙襲奪江南三郡先主引兵下公安爭之乃聞曹操入漢中因與權連和而反蜀國初建兵力無幾焉能備魏復備吳耶吾以武侯之失策在聽先主取成都而不速取漢中也建安十六年曹操欲來爭漢中劉璋遣法正迎先主進討張魯供其貲糧益以兵衆以先主之雄略舉漢中如振槁葉耳既舉漢中軍威益振璋素懦怯可折東而下也彼張松法正之徒急欲賣國以自爲功其言烏足信哉得蜀之後嚴兵漢中使無北顧之憂然後幷兵出荊州與漢中遥爲聲援因北向以爭中

原詎憂吳襲其後哉奈何聽張松之言頓兵葭萌不即討魯且厚樹恩德以收璋軍士之心淹三年久而反棄漢中圖取成都與向時不負劉荊州之言何大相左哉吾不知此時武侯何以無一言爭之豈惟不爭必且贊之觀其深德法正不復禁止以法謂其獻計取蜀有大功於先主也武侯於此時深喜得蜀且置荊州於度外矣攷先主以十六年入蜀十九年始取成都二十年出公安與權爭江南而曹操已破降張魯當漢中破時蜀一日數驚設使操聽劉曄之計乘勝而下寧有蜀哉先主之自公安回其實以自救也而荊州從此日隳關羽

從此失援矣及二十四年攻漢中與魏百戰僅乃得之而羽即以是年被殺荆州以是年亡非先主之亡荆州與羽其力有所不及也其力之所以不及者用兵之先後失宜故首尾不相救耳使其早定漢中徐圖成都東向一面以制荆州雖權詐百出應之有餘矣然吾觀武侯入蜀之後不惟不急荆州并不急漢中彼豈狃於天象知三分之勢已定卽無漢中蜀亦足以自成一國故先主與張郃相持久急發益州兵武侯猶遲疑未決非因從事楊洪之言則且欲先主退保蜀疆以自守夫無漢中則無蜀人所盡知而武侯必俟洪言而始信者何

哉

李泌陸贄論

唐中興以來稱賢相如李泌陸贄皆有社稷功泌歷事三君參贊帷幄收復京邑爲謀居多贄扈蹕奉天崎嶇山南裁答詔令區畫機宜乘輿卒以反正與泌功略等二人者同有定亂之才謀國之忠而其用各不同泌道家者流有陰謀多奇計其進言於人主也有術或迎機而利導或微引其端以聽人主之自察終不抗顏力爭重拂上意而償事機也以故人主樂而親之故德宗云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朕所以私喜於得卿

也泌以是能大行其志而以功名善終者贄則儒學之醇者其致主必稱仁義其出言必本經傳其於强梁也一服以禮於吏民也一動以情袞職有闕雖事之細微者未嘗不爭也雖主之隱諱者未嘗不言也當流離播遷之餘使天下人心攸繫四方藩鎮用命皆贄之力也遭猜忌之主雖一時信用而其中實有甚不堪者當其在奉天朝夕相見解衣衣之山南相失驚而涕泣詔得贄者予千金呼爲陸九而不名何其重也彼蓋以時非之顧問詔書之旁午不可一日無贄故不得不隱忍以其濟時艱迨京師甫克車駕言旋卽召李泌於杭州而

置贄不問上之情於是大可見矣史稱贄孤立左右沮短失上意非也禍亂既平忘功記過向者隱忍以受盡言之情至是轉增其恨耳贄固已知之矣舅犯辭重耳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焉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計贄此時君側既不敢日說而又無名以去國一旦召泌至處己之右任己之責身釋重負如魚之脫於鈎其慶幸至矣寧有懟哉是以自泌用事而贄始終不發一言雖以泌之措置無可言者其亦有自懲於言之蚤乎獨怪泌在上前未嘗一語及於贄也泌以贄之賢勞上所深習上之猜忌性不可移功臣如李晟尚慮不能保

全至泣而目腫何況贄言語犯上諱者多乎故泌初入相見上曰願陛下勿忌功臣所以全李晟馮燧卽所以全贄也後人謂德宗擇相泌舉竇參董晉以對而不及贄似於贄有不足不知此泌之知贄之深而待贄之重者也古之命相一人而已後雖益以數人各爲副相實不分相權也相不專則不足決大計而定大難以是上欲張延賞主吏禮柳渾主刑爵而泌皆以爲不可謂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誠欲專之也久之乃請更除一人以弭猜主之忌而舉無學術之竇參寡言之董晉徒取充位而已豈可以是施之贄哉贄才不在泌下而學

問過之可以繼泌而不可以副泌者也與其當時並相使賢者有不得盡用之才何如相繼而相為朝廷多致數十年之治安泌不舉贄其意計必出此而豈有不足於贄哉謂之兩賢相阨是以小人度君子也泌死後贄為相卒以極言裴延齡罪惡犯上忌貶逐忠州而猶賴泌所薦之陽城奮身抗議以救贄之死泌早見先幾亦可以為有道之士矣

李綱論

嘗讀宋史於靖康初年金兵逼城欽宗內禪諸宰執請幸襄鄧以避敵鋒而李綱不可力請堅守以死邀之而

金兵亦退城得以全至於建炎初召綱入見諸將爭請
帝還汴綱首議巡幸論天下之形勢亦以襄鄧爲勝是
襄鄧之足據汴城之不可守不惟當時孰知之卽綱
亦知之熟矣在靖康初實有不能棄汴而去者綱言於
帝曰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歸
散孰與爲衛且鹵騎已迫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
以禦之帝乃悟而止帝蓋知去之不及去也綱死守之
計誠出於不得已然亦危矣而在當日實猶有可以守
者是時都城富安人無去路六軍之士皆思保全其父
母妻子金雖蔑宋尚未深知宋之虛實且勤王之師四

集故不俟金帛數足而即去也自此以後宋之虛實見矣居民久困圍中既解嚴而先發出者衆矣六軍覩敵鋒鋭有戒心矣設使敵去而綱仍用吾知綱亦必如向者宰執所請幸襄鄧而去汴也何則古今立國未有不據天下之形勝者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必有山河之險可據以守也若汴之形勝何所據乎張方平曰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通八達之地也恃重兵以立國耳其地形反居河下秦嘗決而灌之以滅魏矣朱溫直由宣武簒唐就其便安五代相襲以爲都邑彼盜賊苟且爲計豈能有志爲子孫建不拔之基者哉自五代

以來兵至輒破其不足守可知以不足守之城恃積弱之兵抗方新之寇而謀之以貪庸無識之小人豈其以二帝予金也易曰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三代之君未有不經數遷而興者後奈何以遷爲諱也狄去之後汴之當遷固不待再計而決綱在建炎初定巡幸之議即遷都之計也其議以長安建康襄鄧並言而意主於襄鄧故云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鄰關陜可以招集士馬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據天下形勝建都未有過於此者綱指陳勝

然不惟廷臣當信卽昏如高宗亦豈知之而終不足以回南渡之偽蓋綱之論於國家之大計則是而於高宗之私衷則相左也初高宗爲質中道脫歸其志惟知逃死而已父母妻子皆所不顧而尚肯顧祖宗之疆土中原之人心哉汪黃效忠於其主者不過勸之遠避狄氛惟東南一隅有大江爲之限也而綱舉建康與襄鄧並言亦未嘗不將順其意但當陰謀之汪黃以避狄誠莫善於建康由揚州泝流而上與由襄陽順流而下同是一水襄陽外臨漢江能舟水殿鱗集以待我躍發權郎可東巡與在建康無以異今以襄鄧並建行都而維陽

汴梁皆設重鎮控制關陝以犂外藩黄河限其北江漢在其南無事駐宛有警幸襄車駕往來不時此爲全無虞之地也彼高宗與汪黄輩小人直畏死耳以此説之彼知遠有藩鎮之犂護近有江漢之通舟建康樂楫可達君臣得以安枕無驚未必不聽從也既予之以安而後布戰經書惟吾之所爲以講戰守圖報雪則宋事其猶有望乎奈何以祖宗之疆土中原之人心迂緩不足聽之言而欲易其畏死之心耶譬如中流遇風之人幸而獲免祇求得岸而止不復願行柁師徐引其舟使見岸之不遠也釋其恐怖然後可以漸進不然雖有御風

破浪之才謂吾舟可以萬全彼固不信也嗚呼論宋當日之形勢汴之當棄襄鄧之當都固不待智者而知南渡而後百餘年陳亮建議中興之策必由襄鄧以經略中原 此後有事北方者亦審於天下根本之所在而使昏主邪臣輩之君子援附陰智量若此綱且奈之何哉彼後世迂儒惟祖綱堅守汴都之說而不省其建炎初以巡幸為遷都之計亦可謂不審勢達變者矣

田間文集卷第二